

引言

我不是在美國「聖經帶」(Bible belt, 譯註：美國南部和中西部基督教氣氛濃厚的數個州份) 成長，雙親也是偶然才上教會。我未曾見過他們手執聖經，更遑論說閱讀。儘管如此，我和許多美國人一樣，生於一個聖經氣息極其濃厚的國家。比方說，周末下午我會看《萬王之王》(*King of Kings*)、《聖袍千秋》(*The Robe*) 這些電影，當然還有《十誡》(*The Ten Commandments*)。印象最深刻的要算是域陀·米曹(Victor Mature) 與海蒂·拉瑪(Hedy Lamarr) 主演的《霸王妖姬》(*Samson and Delilah*)，這電影為聖經史詩注滿了色慾成分，擔保能刺激青春期男孩的性腺。不過，我也知道聖經是嚴肅的東西，作證的人宣誓的時候，要將手放在聖經上，也有士兵報告說他們被放在胸前口袋內的新約聖經救了一命。信奉基督新教的美國對「偶像」(“Idols”) 素有歷史悠久的厭惡，聖經是唯一被普遍認可的神聖圖像(sacred icon)。某個程度來說，整個美國都是「聖經帶」，雖然有多少人確切知道聖經裏面的內容，卻是另一回事。

有一次，我發現家中原來還是有一本聖經的，是大本裝，它橫躺在擺放了數冊古老棕色、金色裝潢《科里爾百科全書》(*Colliers Encyclopedia*) 的書架底層，滿布塵埃。就我所能記憶，

從來沒有人翻開過那本聖經，也沒有人翻開過那套百科全書。一天，出於好奇而非虔誠，我翻開聖經。裏面有些彩色人物圖畫，他們看來像披着浴袍與毛巾。有些書卷的第一章鑲了金邊。不過，翻看不久，我就發現它對我的家族來說，最主要的功能是作為家族前數代的檔案，家人的出生、婚嫁與去世日期，以不同顏色的墨汁寫在創世記前的空白部分，有些已經褪色。

我想我個人跟聖經的歷史可分為三個階段展開，每一階段有着各自不同的聖經閱讀方法。第一階段我稱之為「敘事」(narrative) 階段。像許多人一樣，我僅僅看聖經的表面意思，多多少少是只看字義，儘管當時尚年輕，我已對某些看來不大可能發生的情節表示存疑。我理解聖經的第二階段，可稱之為「歷史」(historical) 階段，這階段由我進大學開始至神學院畢業之後。在這階段，我讀經的重點，放在某一經卷書寫時的處境，經卷是為誰而寫，受文者為誰，為甚麼而寫，及何時寫成。第三階段是當我成年後慢慢發展出來的，我將這稱為「靈性」(spiritual) 階段。然而，我所指的這「靈性」，並不限於狹窄或只是內在的意義，而是整全的包括內與外、個人與社會層面。在以後的篇章，我會更詳細討論上述的閱讀方式。

從現在回想起來，我認為這三個研讀聖經的階段——敘事、歷史、靈性——或研讀聖經的態度，是無法清晰區分開來的，就正如當我們年紀漸長，仍然會帶着早期心理發展的特徵一樣，所

有這些領會聖經的方式已存留成為我的儲備，我相信它們彼此互助互補，好使我不論閱讀哪段聖經文本，都能夠有所裨益。這是我期望能在這部書中闡明的。

敘事階段

當我還是孩子時，我父母對宗教不感興趣，但還是按着責任將我和其他子女送到家附近的浸信會上主日學。部分原因是做做樣子，不過我也懷疑是為了將我們趕離房子，好讓他們可以享受多一杯咖啡，慢慢閱讀《費城詢問報》（*Philadelphia Inquirer*）。我坐在主日學校的硬木椅上，在這些滿懷善意但對聖經只有粗略認識的平信徒老師指導之下，聆聽聖經中的**故事**。這些故事很有吸引力，雖則似乎不少都不太使人信服：其中記載着該隱與亞伯之間粗暴的戰鬥；也有前面提過的大利拉，以風情萬種的魅力，設計誘陷健碩魁梧的參孫；也記錄了挪亞和一眾野生動物如何登上方舟。我特別喜歡大衛的故事——厚臉皮的小孩殺掉恃勢凌人的大惡霸。聖經裏還有耶穌說過的所有故事——也就是他所說的眾多比喻——和別人說及他的故事。

我們不單單聽故事，有時還會將故事演出來。幼年時，我多次披上浴袍，將毛巾捲在頭上，手拿木杖，擔演聖誕劇的角色（「我們在東方看見一顆星……」）。少年時，我開始上教會，大多數是在詩班唱歌，我經常留意在漆得光亮的講壇上，有一本

打開着的巨型黑皮聖經，它的金邊閃耀光芒，紫色的書籤繩晃動着。那本書是我見過最巨型的書，當時我心想它一定十分重要。有時講道者用它讀出經文，不過更多時候他用一本體積小得多的聖經，放在大聖經上來誦讀。講壇的講道，我記得不多，主要是軼事與寓意故事，用以闡明講道者的要點。多年後，我還記得這些說明，但難以記起他們期望戲劇性地表達的要點。在沒有採納某特定信條的教會裏，聖經對我這個小孩來說，不是一部教義手冊，而是一個滿載故事的寶庫，對此我滿懷感激。

在那些日子，美國最高法院還未頒令在公立學校內宣讀聖經是違憲，多年以來，我每天都聽到聖經宣讀。那時州法律規定要朗讀十節經文，但是「不能加上註釋」，而我們的老師和後來被挑選負起這任務的學生，就正正是不多不少地執行此規定。我們有九成時間聽到的經節是來自《欽定本》(King James Version)的詩篇：「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你們要把頭抬起！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二十四 9)我喜歡那些文字的抑揚頓挫，但是那個王要進到甚麼地方，城門在哪裏，從來沒有人解釋過。然而，令人驚歎的是，經過了這麼多年，這些經節還在我的神經突觸之間迴響。設若說我在主日學主要是遇上聖經中的故事，在公立學校中，聖經主要以詩歌向我說話。

青少年時期，我更積極參與我那間小型教會，被選為青年組的主席，甚至有一次在牧師休假的時候(加上教會其他所有人差

不多都放了假)，我被邀請講道。作為高中學生，也因為開始自己讀聖經，我開始明白，無論我學習的聖經故事多麼討人喜歡，它們只代表着極多聖經故事中經精挑細選的一部分，而有些部分則明顯地被認為不宜在主日學提及，就如挪亞喝醉了脫過清光，或是藏匿約書亞所派的探子的人是一名妓女。此外，我也發覺教導我們這些故事的平信徒，對這些故事最初被傳講的時間與原因一無所知，甚至沒有興趣想知道。簡而言之，我開始認識聖經的這個「故事階段」，大致是拘泥字面意義的階段。

進入大學，我主修歷史，但也修讀了一些宗教課程，不過都與聖經無關。可是，在讀本科學位的那幾年，我也並非與聖經全無接觸。一個稱為「校園基督徒團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的保守基督教組織，贊助各間大學的大學生在校舍或學生宿舍中主領「查經小組」，學生就擠坐在牀上或地板上聚會。起初我覺得這些聚會很吸引，於是參加了數次，不過我很快就發現，我提出的問題常被帶領查經的學生領袖以輕蔑一笑作回應。對他們來說，我們在歷史課堂中被教導要提出的問題——如某文本的撰寫時間或資料來源的可信性——是很不合適的問題。對聖經某經卷何時寫成或本來為誰寫作的提問，都被禮貌地拒之門外。我們被認為應只聚焦於某一段落，看看現在上帝要對我們說些甚麼。我嘗試過，但終於失掉興趣，不是對聖經沒興趣，它依然令我着迷，而是對探討聖經的方法失去興趣，起碼是對這些查經小組的方法失去興趣。

我慶幸自己由孩童時期開始接觸聖經以來，學會將它看成是一套故事選輯，不錯，這是天真單純的思考方法，但這方法也教曉我欣賞聖經，認識它基本上是不同的種類的敘事、信函和詩歌的文集，而不是別人期望我贊同的教義手冊。我仍然相信這「敘事」取向為我奠下良好基礎，讓我建立較成熟的方法理解聖經。可是，這取向到此為止，讀大學時，我接受了歷史研究的訓練，嘗過讀歷史的樂趣，我無法在大學宿舍查經的掣肘下得到滿足，我想尋找更深入的東西。接着我進入神學院，我開始踏上這並不容易的一步，我慢慢發現從歷史向度研讀聖經，並不是我們強加的外來方法。我開始欣賞聖經是來自歷史、穿越歷史的禮物，我們需要在表面閱讀之外，也要從歷史的角度接近它，起碼聖經有些部分是要這樣做的。

歷史階段

大學畢業後，到底是繼續深造鍾情的歷史，讀博士學位，還是報讀神學院，學習更多有關宗教與聖經的東西，將來或許成為牧師，起初我猶疑不決。最後，我決定入讀神學院，在那裏，我開始重新研讀聖經。我的教授稱這方法為「歷史鑑別法」(historical-critical method)，總的來說，它是嘗試將當時流行的「科學式」歷史研究方法應用於聖經文本上。在認識那些術語之先，我想這可能就是我要尋找的東西，可以解答那些我在大學宿

舍查經時提出的問題，然而，當突然發現衝擊着我的是截然不同的理解聖經的方法，我實在極度震驚。

即使我在踏入神學院時已經成年，但對聖經的態度，還是有點幼稚，現時我們會稱之為「前批判」(precritical)。突然間，我得知摩西五經 (Pentateuch) 是出自多個資料來源，馬可福音是最先寫成的，以及遇上保羅書信中究竟有多少封真正由保羅執筆的問題。往後討論聖經書卷時，我會再說及部分這些問題。不過我想在這裏說說這些回憶，縱然新知識使我興奮，但也令我困擾。我縱然不在任何意義下屬於基要派，但我想知道這種對聖經作的「歷史鑑別式」活體解剖，怎樣能與聖經對我的個人重要性作出調和，或究竟是否可以調和。這時段絕不好過，可是，到了最後，還是值得的，這令我深切同情那些走過同一艱難轉變的人。這書的另一個目的，就是幫助他們調解這些困難。

學習提示：

現時網上有不少關於聖經眾書卷的註釋，都會顧及現今聖經研究的成果。當然，排斥這些研究，或對它們視若無睹的註釋也一樣的多。在前一種類別的註釋中，有些是設計供牧者與神學生之用，另外也有些是為願意深入思考的非專家而設。因此，大家要細心選擇，以下三個網站，包含一些我認為比較可靠而考慮到當前研究的註釋：

透過邏各斯 (Logos) 可以網上閱讀《國際鑑別經文註釋》(*The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富創意的編排，幫助讀者檢查不同的翻譯和比較不同的詮釋。

《聖經之門》(*BibleGateway*) 列出了不同作者和評論者供讀者選擇，讓讀者比對不同的釋經內容。

《詮釋》(*Hermeneia*) 或許是最具聲譽的釋經著作，它包含最近法文與德文文章的英譯。對非專家來說，有些文章可能別具挑戰，但這些挑戰值得面對。

靈性階段

年紀稍大，我漸漸不滿足於停留在字面含義的故事階段，後來，我開始發現歷史進路雖然重要，但同樣也有所不足，我開始進入聖經閱讀的另一過渡階段。這階段自 1963 年 9 月開始，至今仍在繼續。在那個月，我在美國南部一個小城市，和其他四十位爭取公民權益的示威者一起被捕，他們之中有三十位是年輕黑人，還有幾位是他們的父母。我們因參與由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的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 (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當地分部主辦的和平遊行而被拘押。在獄中，當我們給拍照、取了指模和收繳錢包與皮帶後，監獄長就將白人示威者與黑人示威者分開。我們在白人囚室，可以聽到年輕的黑人囚友的歌聲，有時我們也會和應，縱使歌聲不及他們的有力。

被關押後的第一個周六，態度溫和的中年白人監獄長停在我們的囚室前。

「啊！」他抓着頭笑說：「那些有色人種小伙子說要一本聖經，他們明天一班人就可有主日學和教會。」他仍微笑着，搖搖頭說：「於是我給了他們一本，我想這不會帶來甚麼傷害。」

「不會帶來甚麼傷害？」我想。那監獄長顯然不知道，那些年輕人之所以入獄，就是聽從金博士和他的同工以這無害的聖經所作的教導與講道。他們由此得知他們同是創造白人那位上帝的子

女，他們在尊嚴與平等上有同樣的權利。那監獄長不明白，自出埃及記到福音書，以至啟示錄，聖經都在談及自由，並曾在歷史上煽動過不止一次的革命運動。

果然，那些黑人青少年在星期日早上「組成教會」，他們輪流講道，主要是講解出埃及記，以及祈禱與唱詩。我真希望能加入，但當我坐在囚室狹小的牀上，聽着從過道傳過來的聲音（「下去，摩西，下去埃及地。對老法老說，讓我的子民離開……」），我明白到對那些小伙子來說，聖經不單是年代久遠的消閒故事結集，也不單單是一份讓我們作詞句解析、分析、考據日期和分類的類歷史文獻（quasi-historical document）。他們從未聽聞任何歷史－鑑別方法；對他們來說，聖經就是一道呼喚，呼喚他們活出他們原本該活的模樣。它鮮活地將他們連繫上源遠流長的解放運動歷史，而他們就處身這歷史的最近當兒。這實在是一個強而有力的確據，就像金博士教導他們那般，證明歷史站在他們那一方，而總有一天，通過某種方式，他們「終會得勝」。這不僅是一個故事，這是**他們**的故事。他們以圓滿整全的方法讀聖經，我稱之為「靈性」的閱讀方法。

保釋回家後，我想起客廳書架底層那本寫着褪了色的出生和死亡日期、滿布灰塵的聖經，也想起在教堂講壇上的大聖經。我想到自己與聖經打交道的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聖經是故事；第二階段，修讀歷史－鑑別方法的課堂。經歷這兩階段我是無悔

的。無論怎樣，聖經的內容有一大部分可說是「敘事」的結合，情形就像現時的慣常說法所指，也可說是由許多作者寫成的文獻拼湊而成，經歷複雜的歷史過程傳到我們手上。它並不是從天而降的，我們也需要認識這流傳的過程。然而，我在監獄囚室中學曉，聖經不單止如此，它是一個邀請，是有開放結局、仍在進行中的歷史的鮮活記錄，故事尚未結束，仍然延續，而我們是參與其中的一分子。

「與聖經一起成長」的個人經歷，與本書書名所說明的問題有甚麼關係？（編按：本書英文書名為 *How to Read the Bible*）我們今天應怎樣閱讀聖經？或許更尖銳的問題是：為甚麼我們今天要閱讀聖經？

我們活在一個被稱為「世俗年代」（“secular age”）的時代，但明顯地，聖經的閱讀與研究並沒有消失，或許甚至可以預見，這情況會繼續下去，甚至乎變得更頻繁。年復一年，聖經在全球暢銷書籍榜內仍居首位。為甚麼這笨重且拼湊而成的古代希伯來與希臘傳奇故事、預言、詩歌、比喻、信函和異象，繼續飛離書架，落在購物車上？在腦神經科學、電子望遠鏡、複製技術和電腦輔助斷層掃描（CAT scans）不斷出現突破的年代，為甚麼這在科學年代出現之前（prescientific）已寫成、風格迥異且糅合而成的著作，每年仍被翻譯成新的語言？迄今，它已有三百九十二個不同語言與方言的翻譯，數目仍在增加。

當然，其中一個理由可能是我們這個年代並非想像的那麼世俗。縱然有人過早為上帝撰寫訃文，但上帝看來沒有死去。二十一世紀之始，各式神祇、女神急劇迅速重新冒起，更遑論天使、殭屍和幽靈，已成為這個時代的標誌（不論這表示着祝福還是咒詛），於是也說不上上帝之死或宗教凋零。無疑全球有關靈性的文化已出現轉變，我們這些二十一世紀人類是否變得更世俗，但我們身上仍存留以前的宗教痕跡？我們究竟是更加虔誠 (religious)、沒有那麼虔誠，還是以新方法表達我們的虔誠 (religious in a new way) ？

有沒有可能是整個世俗—虔誠的二分法根本就站不住腳？在許多方面，我是徹頭徹尾「世俗」的人，但在許多方面，我也是「虔誠」的。這兩個身分絕非水火不容，它們重疊、互動，以及融成一體。作為世俗人，我還是免不了被宗教傳統所型塑和從這傳統獲取見識，縱使我不認同這傳統內的許多元素，但也找不到理由要擺脫它。作為「虔誠」人，無論大家怎樣理解「世俗年代」，我仍然在其中生活成長，一起頌揚民主、人權，及享受這世界的生活，而不是熱切渴望死後的世界。更重要的，不單我是這樣，我們大部分人也是如此，或正在變成這樣子。二十一世紀佔主導地位的氛圍包含聖、俗混合體，有些人稱這氛圍為「後世俗」(postsecular)，不過聖經還在。我們能如何理解聖經在這嶄新的世俗—虔誠年代頑強地持續存在？

成千上萬的人不單止購買聖經，還繼續閱讀和研究聖經。今天，在美國有數以千計的查經小組定期聚會，有些擠在教會地庫，有些在家裏，還有些在宿舍、監牢和辦公室。有人說五角大樓 (Pentagon，譯註：美國國防部) 和高盛 (Goldman Sachs，譯註：美國金融機構) 的小房間裏也有查經小組聚會。對那些參與者來說，這些小組顯然有真正的價值，他們經常將經文的閱讀與討論結合個人分享。某程度而言，這些小組是「支援小組」，在今天步伐急促、非人化的社會，它們貢獻良多。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幫助那些帶領或參與這類小組的人，提升他們在小組內的經驗。很實在的，專業的聖經歷史—鑑別學者經常對這些查經小組嗤之以鼻，因為從學者的眼光看來，他們有時以笨拙和主觀的方法查考聖經文本。不過，接下來我會嘗試說明，專家與業餘者都擁有着一些重要的東西，值得彼此學習。

上面描述的小組是在「查經」(bible study)，請留意「聖經研究」(biblical studies) 卻是另一回事。我在神學院時才驚覺聖經研究是歷史研究的專門分支，以考察世俗文本的方法來仔細檢查聖經，目標是不斷鑽研聖經各經卷的寫作日期和作者，要發掘它們的原始來源、受眾與寫作目的。它運用了文法工具、語言學、語意和修辭探究，以及比較分析，也引入考古學和古生物學，近期更引入文化比較研究，簡而言之，它會用上任何方法，務求令探究者更貼近一篇文本的原始意義，及隨後其他人的詮釋。

那麼小組的「查經」與研究學者的「聖經研究」有甚麼關係？已去世的克里斯特·史坦道 (Krister Stendahl) 是我其中一位老師，他說過，無論處理任何聖經篇章，都可提出兩大問題：「當時它的意思是甚麼？」(what did it mean then?) 和「現在它的意思是甚麼？」(what does it mean now?) 多年來，我認為這方程式很管用。「當時它的意思是甚麼？」這問題明顯屬於聖經研究的範疇，「現在它的意思是甚麼？」這問題屬於查經、講道和靈性塑造的範疇。這似乎是分屬兩個不同的任務，可以清晰分開，但當我在監獄囚室待過一會兒，及隨後得到一些其他經驗，我開始發現史坦道方程式所指出的分岔不再可信。

離開監牢之後，首先型塑我不斷發展的聖經觀，是拉丁美洲解放神學的經驗。這激烈的運動自下而上孕育而成，來自危地馬拉到智利、由巴西到祕魯數以千計的「基層團體」(base communities)，這些團體都是由一些對「聖經研究」只有很有限知識的普通人組成，他們聚集，彼此分享食物，一起唱歌，但更多時候是一起讀聖經與討論聖經對他們生命的重大影響。無論何時我與這些小組坐在一起，我就留意到，他們就像隔鄰囚室那些年輕黑人一般，聆聽聖經故事，並視自己的故事為聖經故事的延續。他們讀聖經，不單止將聖經看作是「文學」，也不會視聖經為有待分析的文本，而是要在其中尋找洞見和激勵，讓他們持續抗爭，對抗壓榨他們的地主與貪腐的政府官僚。他們跟聖經的互動

有點雜亂無章，但從不會單單順從或故作感傷。他們讀聖經，是在期盼着要得到些甚麼。

有些時候，他們並不同意在聖經中的發現。有一次，在鄰近巴西聖保羅的一個貧民區，一個基層團體的參與者反覆討論路加福音中耶穌與門徒的最後晚餐。突然間，一位臉上滿布滄桑歲月痕跡的年長男士在搖頭，他問：「為甚麼當主耶穌懷疑筵席上有奸細，他還可以這樣毫不隱瞞地說話？」他補充說，他曾與警察探子打交道，他肯定不會這樣做。

他的問題看來幼稚，但我認為這些業餘者帶進聖經的立場，將令學者獲益。受學術訓練的聖經研究學者，往往與在聖經中可能發現到的個人利害關係保持距離，他們認為這與他們的研究無關，也不希望被視為不科學，因此，他們有時隱藏任何在研究中發現的個人利益，甚至是對自己隱瞞。他們將自己從場景中拿走，這是支配上一世代歷史學者在方法學上的方程式，許多聖經學者也仿效他們，可是現在，情況在變化。

今天，愈來愈多思考周全的歷史學者，包括聖經研究學者，知道完全「客觀」是沒可能的，也可能是不必要的。這情況很多時提供了方便的虛構故事，遮瞞了學者明知在研究中牽涉的個人利益。就是聲稱最中立的歷史，都無可避免地為學術界領域以外的一些目標如政治或教會服務。不過，現時新一代的歷史—鑑別學

者清楚知道，他們不能超脫肉體變成另一實體，從一完全抽離的角度來審視歷史事件或聖經經卷。他們無法完全將自己從場景中拿走，這是正面的改變。

新世代學者明白，要真正認識歷史人物、時期或聖經篇章，都要培養取捨的能力。從事研究時，他們更加醒覺不單要注意寫些**甚麼**，也要留心**為甚麼**而寫。他們懷着目的做研究，他們是人，有恐懼，有希望，他們選定研究題目，為研究定方向，寫作時心中已有目標，心裏也想着要針對哪類讀者。結果是**客觀性** (objectivity) 漸漸褪色，逐漸意識到要坦然承認個人**目標** (objective)。

將自己撤離場景，是不可能和不必要的做法，這是事實。對任何閱讀或研究聖經的人來說，無論他們是在客廳的小組或學者的圖書館，也是如此。聖經曉諭我們的信仰社羣、文化，也曉諭我們的心靈，無論我們喜歡與否。就是我們不翻閱聖經，它也早已滲入我們的本質，深藏於我們的語言與思考模式之中。若真的翻閱聖經，就能尋找到對我們真正有益之處。基層團體或查經小組參與者與學者在這事上的分別，就是平信徒小組可坦然承認這實況，而部分學者仍在困惑中，思索如何協調個人參與與學術研究兩方面；可是，他們現在明白，追求完全客觀的夢已碎，他們只得艱苦地在這現實中掙扎。自我當年在大學主修歷史至今，歷史研究已出現急劇轉變，當時的歷史研究使人着迷，現在更引人入勝。

聖經學者之間正進行活潑的對話，令我欣慰。縱使我較早時期的敘事階段與稍後的歷史—鑑別階段彌足珍貴，它們都要被納入另一階段之中，因為我研讀聖經的第三階段——也就是「靈性」的階段——將要展開。聆聽這些活潑的對話時，我得到重要的啟迪：「它從前的意思」(what it meant) 與「它現時的意思」(what it means) 難以真正分開。無論我們完全察覺與否，我們都是在聖經找尋一些東西，而我們要找尋甚麼，受許多因素型塑，例如我們是甚麼人、年紀多大、階級，身處社會的種族與性別結構，甚至是我們生存的時代的氣質。年輕黑人囚犯在美國南部監獄囚室聽到的摩西與法老故事，與監獄長聽見的大大不同。巴西赤貧農民在登山寶訓中讀到給窮人的應許與給富人的嚴重警告，與地主的角度截然不同。婦女讀到保羅書信中要求她們沉默的篇章那種心情，男性絕不會明白。

如何處理聖經，大家漸有共識，就是拋開完全客觀這虛偽的事，因它只是幻象，為自身服務。真正能引領我們前行的，是我的同事伊利沙伯·費奧倫查(Elisabeth Schüssler Fiorenza) 恰當地稱之為「自我意識相對性」(self-conscious relativity)¹。它要求我們坦白思考「我們來自甚麼地方」和希望在聖經中找到甚麼，而我們也期望別人如此坦誠。過去沒有多少東西，包括聖經的篇章，會向抽離和「中立」的觀眾展示自己。基督徒宣稱上帝用聖經繼續向我們「說話」，其實，聖經只會向那些帶着誠實的問題和真正的希

望來到聖經面前的人「說話」，而非遠距離的外圍觀察者。在這方面，在查經小組的非專家給我們重要的啟迪。

不過，另一方面，查經小組的組員也能從埋首苦幹做學術「聖經研究」的人身上得益。很遺憾，就像聖經學者有時會嘲諷查經小組一樣，參與這些小組的人很多時視聖經學者為嘮嘮叨叨的老學究，只懂寫下複雜卻沒有需要的詮釋巨著，這些書籍艱澀難明。不幸地，雙方對彼此的印象也有幾分真實。縱使如此，仍有些重要的東西值得大家向對方學習。學者可以從查經小組和基層團體參與者帶進聖經的思維模式拾取頭緒。另一方面，查經小組的組員忽略過去世紀歷史—鑑別研究學者積累的聖經知識而變成無知。其實，盡力找出某一聖經經卷作者「來自何方」，以及作者對哪些人說話，是今天聆聽聖經要對我們說甚麼的關鍵元素。

簡單來說，嚴謹對待歷史向度是重要的，但更重要是不受此窒礙。為此，我決定在接着的段落中，不跟一般從事這些工作的人一樣，稱這些審視聖經的技術、歷史方法為「鑑別」（critical）。理由是在一般語言中，「鑑別」這字眼與學界論述相反，帶有難以避免的負面語調（譯註：“critical”在中文常用語中較常被譯成「批判」）。它常有「貶抑」與「詆譏」的意思，不過我相信這絕非聖經歷史—鑑別學者的原意，他們只希望讀者更理解聖經。

我寫這本書，是希望在聖經的「靈性」取向的光照下，在「查考聖經」與「聖經研究」之間建造橋樑，以幫助非專家拾取那些有

時令人膽怯、以聖經學者角度而來的工夫，能夠在他們自己的查經小組使用來研究聖經，與此同時鼓勵專業學者欣賞從查經小組獲得的啟迪。我計畫討論聖經中的數卷經卷，選取這些經卷，部分原因是它們橫跨了整本聖經，也有部分原因是每一卷都能教導我們如何整合查經與聖經研究。我還想補充，我相信上帝的真實本相終極來說是不能被言語所表述，也肯定不能隨人類性別上的區別加以捕捉，因此，像現今許多人一樣，我支持盡力以性別中立的語言翻譯詩歌與禱文。不過，為了避免在引用聖經文本的文字時用上累贅的「他／她」，我會跟隨文字的原來用法。在這情況，我寧願古板，也不願突兀。

以下是我將要討論的聖經經卷，及每經卷所展示的獨特歷史研究模式：

- **創世記**給我們極佳機會，探究何謂「來源分析」(source analysis)，這種分析嘗試分辨書面的傳統與口述的傳統，創世記是由這些傳統綴合而成。
- **出埃及記**讓我們有機會學習怎樣借助最新的聖經考古技術，來加強對聖經文本的理解。
- **約書亞記**要求我們從「敘事理論」(narrative theory) 中，學到怎樣分辨歷史、傳奇與英雄傳說，並認識每一文類(genre)的價值。

- **約伯記**要求我們將文學理論應用於聖經上，並比較原有版本與近期的故事版本。
- 若熟悉「形式分析」(form analysis)，就能透徹地理解**先知書**；「形式分析」是研究特定篇章的外部形狀與內在結構。
- 讀**福音書**時，藉着學者所說的「編修歷史」(redaction history) (亦即是文本的編輯)、福音書的仔細比較，及「翻譯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我們可以看到一幅關於耶穌與他的傳道工作更全面的圖畫。
- 我們會使用較新近的「帝國研究」(empire studies)方法，更清晰地審視保羅在橫越羅馬帝國時寫的**保羅書信**。
- 最後是**啟示錄**——聖經其中一卷最令人困惑的經卷。我們會研究「正典過程」(canonization)的歷史(一卷經卷被納入聖經的原因和經過)，以及歷世歷代的人如何使用啟示錄，以助我們解決它所引起的部分難題。

除了這些研究方法之外，我也會討論一種非常有啟發性的閱讀聖經方法，這方法對我尤其有幫助。這方法有時被稱為「詮釋歷史」(“history of interpretation”)進路。它的旨趣是研究歷世歷代的人——包括早期的詮釋者到近代的人——怎樣讀聖經，能夠啟發我們今天如何讀聖經。在某程度上說，這方法透過將不同時代

處於不同環境研讀聖經的人帶進來，擴闊我們查經小組或同儕歷史分析學者的圈子。這樣將使我們從「當下的專橫」（“tyranny of the present”）中解放出來，開闊我們的視野，並偶然給我們一點衝擊，迫使我們放下未經審視的假設。閱讀不同文化、性別，或族裔處境，有不同人生經驗的釋經者的著作，也同樣可以令我們讀聖經時有類似的更廣闊領受。

本書中討論的各種聖經研究方法，基本的手段可稱之為「對話性」（dialogical），這些方法要求我們與聖經篇章互動，就如人與人互動一樣。想認識一個人，開頭也許是盡力找出與他或她有**關**的事情，但若真要**認識**他，我們不能停留於觀察（無論是多麼專注的觀察），而不透露有關自己的事情。我們要開放自己、要聆聽、說話，甚至是爭辯，然後再聆聽。我們嘗試捕捉這人如何思考，也可能找同樣認識這人的其他人，比較我們的印象。最重要的，若我們以對話的精神進入這一過程，我們必定要準備聽到一些我們不想聽到的東西，而仔細聆聽後，我們要決定同意或是不同意某一段文本的看法。這條路要一直走下去，沒有終點。

準備開始時，我們會問：「這條路我們怎樣開始走呢？」若我自己回答這道問題，我會返回我生命中讀聖經的三個階段：敘事、歷史和靈性。這就是說，閱讀任何一段聖經篇章的最佳方法，就是涵蓋這三個元素。

聖經與當代世界系列

新世代來了，我們該如何讀聖經

作者 哈維·考克斯
譯者 黃杰輝 阮雅瑜
編輯 吳蔚芹 蘇淑芳
封面設計 許佩茵
發行人 翁傳鏗
出版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
總辦事處：香港九龍柯士甸道140-142號14樓
電話：2367 8031 傳真：2739 6030
電郵：info@cclc.org.hk 網址：www.cclc.org.hk
發行：新界沙田火炭黃竹洋街9-13號仁興中心702室
電話：2697 0286 傳真：2694 7760
電郵：warehouse@cclc.org.hk
承印 新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三月初版

經文引自《新標點和合本》，版權屬香港聖經公會所有，蒙允准使用。

版權所有

Bible in Contemporary World Series How to Read the Bible

Author Harvey Cox
Translators Wong Kit Fai, April Yuen
Editors Ng Wai Kun, So Shuk Fong
Cover Design Joys Hui
Publisher Yung Chuen Hung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Edition March 2017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Ltd.

14/F, 140-142 Austi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Tel: 2367 8031 Fax: 2739 6030
E-mail: info@cclc.org.hk Website: www.cclc.org.hk

Cat. No. 459.01

1.5m148

ISBN 978-962-294-284-4